

# 农村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何婧,陈靖\*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业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体系作为涉农产业的资源配置手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金融体系通过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生产要素协同发展这三条路径,培育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但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系列不足,如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渠道不足、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要素协同作用较弱、风险管理方面风险分摊机制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提出了一系列聚焦农村金融体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一是拓宽新质生产力融资渠道,提升对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二是以农村金融手段强化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效整合;三是提升农村金融产品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水平,强化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农村金融;金融服务;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4)05-0022-10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24.05.00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异。从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我国的贡献率虽然已由2012年54.5%提升至2023年超过63%,但仍与荷兰、德国和美国等贡献率超过90%的农业强国存在显著差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业强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学术研究揭示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现代金融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抓手,在提高生产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sup>[1-2]</sup>。金融中介通过生产、筛选信息并进行资金配置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和生产力发展效率<sup>[3-4]</sup>;金融产品和市场则有效连接投资者与创新项目,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并为风险分散创造了途径<sup>[5-6]</sup>。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背景下,科技突破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潜在的产业化风险,使得金融体系的角色变得重要且紧迫<sup>[7]</sup>。

农村金融体系作为涉农产业的资源配置手段,对缓解涉农主体和涉农产业的信贷约束,鼓励农户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消除产业链中的信息不对称,强化生产要素间联动协作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具有积极作用<sup>[8-9]</sup>。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也被证实能有效助力现代农业发展韧性和风险管理能力,如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的协同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面效应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sup>[10-11]</sup>。但是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的问题依

收稿日期:2024-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与实践研究”(228.ZD1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获取、农户劳动力配置与农民增收研究”(72273139)。

\*为通讯作者。

然很突出。农村金融体系的典型问题比如融资投入额度短缺,对农户和产业信息不对称严重,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僵化等突出<sup>[12-13]</sup>。

综上,一些问题仍然有待商榷:首先,尽管大量研究关注了农业领域生产力的历史变迁,但对于农村金融体系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演变趋势总结并不充分。其次,农村金融体系如何具体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明朗,这导致针对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以及重点领域的高质量金融服务策略缺乏清晰指导和实践落地。最后,关于农村金融体系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构思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在把农业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基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评估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现状?如何理解和诠释农村金融体系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逻辑?如何通过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及突破路径是什么?这些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其在涉农产业中的体现进行归纳,基于文献分析和实证数据探讨农村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剖析农村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趋势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明晰未来农村金融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可行路径,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提供政策启示和理论支撑。

## 一、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表现

### 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新质生产力对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战略意义:“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从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随后,中央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进行了明确。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之后,我国学术界对其内涵展开了探索。学者们认为,从理论逻辑上,新质生产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新时代对生产力概念的新要求<sup>[14-15]</sup>。从政策脉络上,新质生产力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延续<sup>[16]</sup>。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以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新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主要特征<sup>[17-18]</sup>。

落实到具体推进实施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直接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和效能。2024年3月,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是用新生产要素组合、新技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黑龙江考察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四次重要会议共同给出了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产业发展方向。在顶层设计的提法中,无论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还是“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还是“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都传递出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重点产业领域,加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技术能力、竞争能力的鲜明信号。

## 2.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表现

农业总体上属于传统产业,但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先进生产力,需要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也唯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完成农业产业升级和产业现代化,才能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迈进。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在三大重点方向上。

第一,农产品产业链的生产和技术创新,是体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领域。以农产品生产上游的种业为例,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其研发涉及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高科技领域。我国于2021年开始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出从种业资源保护、到种业科技创新,到产业链融合等多方措施。农产品的生产和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和产品质量。第二,现代农业生产工具领域的升级创新,包括农机装备机械化、现代化升级以及发展设施农业,是提高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我国的农机装备呈现“智能、智慧、绿色”的趋势,农业机械已经在平原地区有广泛运用,但是适用于丘陵山区的微型小众机械一直是农机装备领域的短板。设施农业能够突破传统的水土资源和光热条件限制,拓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丰富多元化食物体系。但在现代设施农业领域,诸多技术和设备还依赖进口,如精细化的调控设备等,绿色防控水平有待提升,需要不断推进自主创新。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为引领,构建更加系统、完备、高效的农机装备创新体系,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突破的重要方向。第三,通过前沿技术引领,推动涉农生产关系进步,协同各种生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比如发展智慧农业,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使农业的各个环节、各种场景“智慧化”,可以有效解决未来农业劳动力不足、管理不精准的问题。当然,发展智慧农业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等领域的竞争力,需要各要素的协同升级,既需要加强设备自主研发和推动国产化,同时也需要提高涉农劳动者对智能系统的操作水平。

## 二、农村金融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 1. 农村金融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动因和角色

金融体系对于培育先进生产力具有关键支持作用。回溯人类发展历史,金融体系的支持一直是实体经济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助力<sup>[2-5]</sup>。工业时代人类生产力长足发展的背后,有来自金融体系的鼎力支持。Hicks在其著作《经济史理论》中提到,蒸汽机在内的上一代先进生产力革命开始后,大规模应用扩散不得不等待金融体系的发展。直到股份制公司和股票市场出现,大量公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金才聚集起来,这些先进生产力才被大规模产业化,人类历史第一个经济增长的脚步才被工业革命点亮<sup>[19]</sup>。

农村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如图1所示。一方面,农村金融中介可通过产出信息,提升创新成功率,促进生产力发展。研究表明,金融中介所产生的信息不仅可用于分析投资机会,还可用于监督管理被投项目,降低劣质项目的寻租成本以及投后违约成本<sup>[3-4]</sup>。金融中介对企业前景进行评估,将资本用于最有前景、产出最高的项目,对增长大有裨益。也就是说,发达的金融体系能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促进生产力提升。与之相反,扭曲的金融中介会通过降低创新,降低生产力<sup>[20]</sup>。农村金融中介机构结合市场需求进行项目遴选和风险评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基于对市场需求的理解和把握,也可以推动企业不断优化产品,放大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应用。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产品和市场可以在有效匹配投资者和投资项目,促进创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前人学术研究表明,高收益项目的风险客观上比低收益项目要高很多。如果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的,都投资现金类资产,规避高风险投资项目,那么一国资本积累速度就会下降,技术前沿就很难快速推进。银行、股票市场、共同基金、私募股权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多层次金融体系为整合、交易、分散风险提供了多重渠道<sup>[5-6]</sup>。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能给不同风险的投资项目匹配不同的投资者,提升

资本回报率,以此促进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在股权、债权等多种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上供给服务水平的提高,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农村金融体系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风险投资、股权众筹等相关的新型融资方式,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提供了灵活便捷的资金渠道。股权交易、债券市场的规范化改革以及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工具的推出,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尤其为小、微创新企业带来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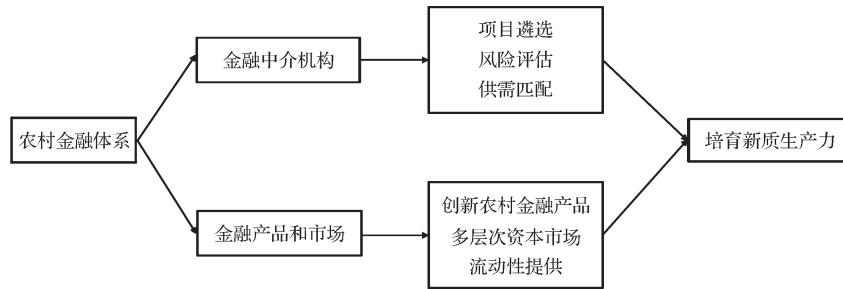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金融体系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扮演的角色

## 2. 农村金融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理论逻辑

农村金融体系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农村金融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如图2所示。

首先,农村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有效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萌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提高到2023年超过63%,但农业领域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荷兰同一指标为97%,德国、美国均超过了90%。科学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但是科技突破性创新和应用成果,往往伴随着极大不确定性。这种科技产业化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科技前沿技术研发本身难以预测,充满未知数。在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亦具有相同特征。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由于前期技术研发、推广有高投入特性,往往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些领域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属性,这些项目的融资渠道严重受限。农村金融服务在此时充当了至关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该体系既具备当地软信息优势,又具备农业产业信息优势。这使得农村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提供信贷融资、政策性贷款、风险投资等多种形式的资金供给,结合深耕产业的知识储备、资源储备,助力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提升整个农业领域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国际上主要的农业强国均凭借完善的小微金融服务系统架构,以及丰富多样的资金来源渠道,持续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注入强大的资本活力。但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涉农科技类资金投入仍然规模较小,增速较低。根据央行数据,2021年农业科技贷款占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的0.14%,自2011年以来的十年平均增速仅6.7%,远低于整体涉农贷款增速11.5%。

其次,农村金融体系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大规模普及和推广应用,需要资金支持,才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农业对高新技术、自动化设备及信息技术等先进要素的需求日益增长,农业企业引进并应用先进的农机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成果的资金缺口巨大,建设如温室大棚、智能仓储设施等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2025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95%以上机械化水平仍有显著差距。这组数值差距背后,也凸显了农村金融体系在未来的重要作用。同时,科技创新成果大规模产业化的自身风险也较高<sup>[7]</sup>。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从

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至产业化,并最终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在每个产业内部,科技产业化都具有较高自身风险,农业领域也不例外。

农村金融机构通过灵活运用贷款、融资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结合农业产业信息优势,可以推广普及前沿技术及设备应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具备加快市场化、规模化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能力,可以为建设农业生产现代化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奠定资金基础。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的产业信息优势能够在识别并筛选出具有发展前景的技术项目时,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性地运用政策性贷款优势、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科创基金等多种方式,降低农村科技成果产业化风险,加快现代化步伐。

最后,农村金融体系可以打破产业间要素流通壁垒,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涉农生产要素的联动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与协同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农业与二产、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是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迸发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各国致力于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从传统种植养殖环节逐步向加工、流通和销售等一体化方向延伸发展,实现农业产业链在多功能性和全面性上的提升。现代农业土地生产要素不仅可以与第二产业机械设备深度融合,还可以进一步触及第三产业服务业领域,加强与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

在这一进程中,农村金融体系是产业链、生产要素间流动的资源配置工具。农村金融体系通过为农业企业提供贯穿生产、加工至销售全过程的资金支持,增加产品附加值,并通过资金投入推动品牌建设及市场拓展,整合并提升全产业链生产效率。农村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基金等方式鼓励农村地区开发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业态,如农家乐、乡村旅游等新兴业态。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引领作用,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稳定且多元的产业生态系统。既巩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又驱动了农村生产力和产出的整体提升,为农村地区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 三、农村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现实挑战

虽然政策层面高度重视金融体系对农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农村金融体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机制仍存在诸多挑战。本节着重探讨农村金融体系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旨在识别并剖析阻碍其发挥有效作用的核心障碍。

#### 1. 农村金融体系助力农业科技创新存在资金配置短板

在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指引下,我国金融机构已经逐步加大了对涉农信贷的投放,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日益增强。但是,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配置仍然严重短缺,相关资金渠道尚需进一步拓宽。农业科技公司的融资主要依赖银行渠道。表1比较了涉农贷款、对农业科技贷款的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为43.2万亿元人民币,2010—2021年期间增速为11.3%,增速较高。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信贷余额的比例为21.8%,远超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7.1%。但是从细分领域来看,针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对薄弱,占比呈下降趋势,直接服务于农业科技项目的贷款余额占比从2010年的0.29%降至2021年的0.14%。相比之下,涉农贷款主要流向了农林牧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等其他四大领域,四大领域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总涉农贷款的95.3%。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也较为有限。2015—2023年期间,我国农林牧渔行业共计有38家企业成功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方式在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累计募集资金387.5亿元人民币,融资规模仅占同期所有A股IPO融资总额的1.34%,其中包括2020年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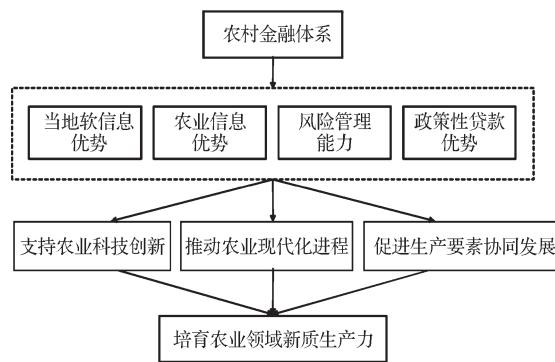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金融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

表1 农业科技贷款占涉农贷款余额的比例较低

年份	农业科技贷款余额/亿元	涉农贷款余额/亿元	农业科技贷款占比/%	农林牧渔业贷款占比/%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占比/%	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占比/%	其他占比/%
2010	339.90	117679.10	0.29	19.58	13.27	10.05	56.80
2011	319.00	146016.00	0.22	16.74	13.21	8.38	61.46
2012	398.00	176310.00	0.23	15.46	12.54	8.96	62.81
2013	449.00	208893.00	0.21	14.57	11.61	9.41	64.20
2014	464.10	236002.10	0.20	14.15	11.69	9.74	64.23
2015	458.00	263522.00	0.17	13.33	12.34	10.34	63.81
2016	367.97	282335.67	0.13	12.97	14.23	10.11	62.56
2017	384.43	309546.99	0.12	12.51	16.56	9.15	61.65
2018	361.00	326806.00	0.11	12.06	17.41	8.22	62.19
2019	405.00	351850.00	0.12	11.28	17.83	7.79	62.98
2020	517.00	389493.00	0.13	10.96	17.88	6.89	64.15
2021	614.18	432055.20	0.14	10.58	17.82	6.28	65.17

注:数据根据央行公布数据测算。

龙鱼在创业板市场上高达139亿的IPO。表2进一步细分上市公司板块,可以发现大型且经营稳健的涉农企业主要集中在主板市场上,有较高科技含量和相对较小规模的农业科技公司上市数量和募资规模有限。2015年至2023年期间,仅9家涉农企业在创业板,2家在科创板,6家在北交所上市,后两者合计募资金额不足25亿元。此外,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因其行业的特殊性,在技术研发周期、产业化进程以及市场回报预期等方面存在问题,不受风险资本青睐,获取的融资额较低。以2023年为例,科技创新含量较高的涉农企业获取的风险投资额度仅占所有投资额的0.52%,与其他行业存在绝对差距。

表2 农林牧渔企业在各大上市板块的IPO融资情况

年份	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证		
	IPO数量	IPO金额	金额占比/%									
2015	3	13.2	1.1	0	0	0.0						
2016	1	3.1	0.3	1	6.3	2.5						
2017	7	54.0	3.0	1	4.5	0.9						
2018	0	0.0	0.0	0	0.0	0.0						
2019	1	3.9	0.3	1	12.1	4.0	1	4.4	0.5			
2020	1	7.6	0.5	2	148.6	16.6	1	12.3	0.6	1	0.4	0.4
2021	2	42.5	2.3	3	11.4	0.8	0	0.0	0.0	0	0.0	0.0
2022	4	25.8	1.9	0	0.0	0.0	0	0.0	0.0	3	4.4	2.7
2023	2	14.0	1.8	1	16.0	1.3	0	0.0	0.0	2	3.1	2.1
合计	21	164.1	1.3	9	199.0	2.8	2	16.7	0.2	6	7.8	1.6

注:根据Wind数据测算。

农业科技创新遇到的资金配置短板,和农村金融体系融资渠道狭窄,信贷产品创新匮乏有关。传统银行信贷模式依赖于对厂房、机械设备以及农地等有形资产的抵押评估,并不契合农业科技项目特有的长创新周期、高资金需求、缓慢回报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等特性。尤其对于缺乏足够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的中小型农业科技企业而言,这种融资机制构成了难以逾越的融资障碍。农业科技的创新活动往往涉及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仅需要巨额的初始投资,而且在成果转化前往往经历漫长的等待期。传统信贷评估通常以历史业绩和实物资产为基础,忽视了科技企业的研发能力、市场潜力等无形资产价值,导致许多具有创新潜力的农业科技项目因融资难而受阻。

## 2. 农村金融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生产要素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规模化生产及生产要素间的高效协同息息相关,农村金融体系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作为高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无论是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引进,还是高科技农业技术的应用,农村金融体系通过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可以实现其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还在促进生产要素协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金是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效匹配并形成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的推动力,是形成《决定》中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重要粘合剂。不过,受制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农村金融体系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首先,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服务难题,制约了农村金融体系对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要素协同发展的扶持作用。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要素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sup>[9]</sup>,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尤为迫切。由于这些主体往往缺乏被普遍认可且具有足够价值的抵押担保资产,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获取他们的硬性信息成本较高,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风险突出,他们获取资金的门槛和难度较高。这使其在实现规模化生产、拓展价值链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融资困境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涉农产业数字化水平相对滞后,信息不对称严重,是阻碍农村金融体系有效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生产要素协同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数据,至2022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10.5%,远低于第三产业的44.7%。涉农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偏低,数据碎片化问题严重,数据标准不统一,整合共享难度大,限制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要素的有效对接。与此同时,涉农领域的数字信用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基础设施投入大,大多依赖于各级政府,尚未形成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路径。

最后,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素养相对低下,严重影响农村金融助力生产规模化和生产要素协同的进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我国多数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程度较为初级,在运用数字设备进行工作学习或开展线上商业活动等方面,参与比例远低于城镇居民。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亦显示,农村地区消费者在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技能等方面的指标均不及城镇地区消费者,这一差距进一步加大了农村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挑战。

## 3. 农村金融支持农业风险管理的路径有待丰富

农业产业面临着自然环境依赖性、生产周期性以及市场波动性等带来的风险,其固有的生产风险显著高于其他产业。这些风险不仅影响农民的收入稳定性,还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制约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金融体系是管理现代农业风险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体系产品创新,如农业保险对现代农业风险管理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相关文献测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增加0.024%<sup>[10-11]</sup>。但是农村金融体系在农业风险管理方面的角色与功能,尚存在很多局限性。

一方面,与农业风险特征相匹配的农村金融工具种类有限。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在一号文件中强调了农业保险在抵御农业风险中的核心地位,并连续多年推动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扩大、险种增加及保障标准提升。自2007年至2023年间,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显著增长,从最初的21.5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77.7亿元。但在应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多样化、复杂化风险方面,现有的金融工具体系仍显不足。现有金融工具大多用于防范自然风险,但是对市场价格波动、生产技术风险以及政策变动等风险,却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与农业风险特征相匹配的金融风险分摊机制不健全,市场上专门针对农业领域的多元化风险共担模式及其创新性金融产品供给相对匮乏。农业生产容易受到地理、气候、疾病等风险冲击,近年来如干旱、洪涝、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及动植物疫病事件频发,且存在地理集聚性。这导致单个金融机构往往难以独立承担巨大损失。在实践中,农村金融机构在设计与推行能够全面覆盖

各类农业风险转移方案时,时常因为动机不足或者能力不足遭遇瓶颈,无法充分调动并发挥保险、担保、期货等多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分担互补作用。农村保险过度依赖于政府财政的大灾风险救助政策,削弱了金融机构自主研发适配农业风险特征,共担风险产品的积极性。

## 四、农村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

### 1. 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创新力度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瓶颈,主要表现在间接融资渠道对农业科技发展适应性差,对农业科技项目信贷资源支持不足;直接融资渠道特别是股权融资发展滞后,风险投资对农业参与度低等方面。前文提到,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农产品领域生产和技术创新、现代农业生产工具领域的设备机械化和现代化、以前沿技术为引领的涉农生产关系进步和生产要素协同。这几大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都需要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引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拓宽新质生产力融资渠道,提升对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

拓宽农村金融资金渠道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一些可能的优化路径包括:(1)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部门积极调整其对农业科技企业的信贷投放策略,加大对农机制造、种业研发、智能农业等相关前沿农业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商业性银行应当扩大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抵押担保品认可范围,构建符合该类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估体系,并积极推广信用贷款业务,降低融资门槛。(2)政策性银行强化政策性职能,积极参与农业科技前期创新项目和关键技术的研发资助,特别是为那些致力于环保转型、公共目标的农业企业提供优惠贷款。(3)资本市场应当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科技企业在新三板、科创板等板块上市,提高其获取直接融资的可能性,同时激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快速筹集运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或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4)建立县域农业产业引导基金或科技创新基金,进行市场化专业运作,以解决农业科技企业在初创期研发资金短缺、上市发债难度大以及资金成本高等问题,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机构职能欠缺时的作用。尽管该领域存在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特性,但鉴于其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战略意义,应更加关注并积极投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5)优化农村金融体系服务农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农村金融机构需加快创新面向农业科技领域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注意个性化地满足农业科技创新多元化、差异化的投融资需求,确保金融资源能够准确对接不同层次的科技创新需求。同时培养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团队,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主体融资项目的推介指导,激发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和经营主体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2. 以农村金融手段强化农业生产要素协同作用

强化不同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联动效应,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各构成部分实现高效整合与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媒介,农村金融体系应该通过提供精准且有力的金融服务策略,将产业链上下游的多元化经营主体、小型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紧密衔接,以克服产业链内部的各种流通障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在服务效率和功能上的局限性,构成了制约农村生产力诸要素有效协同的核心瓶颈。

首先,在金融产品和服务设计层面,应该构建能够全面响应农村产业和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的融资服务体系。具体而言,可利用数字金融手段创新信用增信模式与系统,精确评估涉农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并据此设计多样化的信用贷款产品,既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又能切实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所需的资金可得性。其次,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利益共享及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全链条过程——从筹资、融资、收益分配到全面风险管理,提供精准且完善的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确保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稳健有效的金融保障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协同生产要素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在政策层面上创新政银协作机制也需要是一条可突破路径。不仅要在总量上扩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资金供给,并拓宽其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更需注重提升

涉农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素养培育和项目推介培训,建立跨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利益联结机制。

### 3. 提升农村金融产品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水平

农业产业由于其自然环境依赖性、生产周期性、市场波动性等特性,产出风险高于其他行业。尽管农村金融体系通过财政补贴显著促进了农业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风险,但现有金融服务工具在应对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加上农村金融机构间协同创新能力有限,缺乏专门针对农业领域的多元化风险共担机制和创新金融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型。

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是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方面,需要着力发展多样化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推进传统农业保险转型升级,积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提高保险定价、理赔效率及精准度,提供差异化、因地制宜的农业保险服务。其次,大力发发展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如农产品期货、期权等,推广和完善相关产品种类与结构,满足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管理需求,提升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的活跃度和参与度,并积极推进“保险+期货”模式的实践应用与农产品指数期货的研发上市。另一方面,需要优化风险识别与分担机制。应促进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担保市场等多种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与协作,构建多元化、互补性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减轻单一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业务的顾虑,推动农村金融实现不依赖于政府财政补贴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 五、结论与启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动能,农村金融体系作为连接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对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涉农生产要素协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资金保障作用。其一,农村金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其二,农村金融机构通过灵活运用贷款、融资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结合农业产业信息优势,可以推广普及前沿技术及设备应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三,农村金融资金是打破产业间要素流通壁垒的有效手段,农村金融服务通过增强涉农生产要素的联动效应,实现新质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与协同发展。然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传统金融渠道对农业科技项目的融资适应性和支持力度不足,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渠道相对落后,风险投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介入程度偏低。同时,现行金融服务在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协同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农业风险管理的产品和机制尚不健全,缺乏与农业风险特性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风险分摊机制。未来农村金融体系应着力于以下几点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是进一步扩大新质生产力的融资来源,改善对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以金融方式强化农业生产要素间的互动协作,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协调发展;三是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风险共担机制,创新适应农业风险特性的金融产品,特别是提升农业保险在促进农业现代化稳步前行中的保驾护航能力。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破解涉农企业资金短缺难题,还将通过政策引领和市场激励,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切实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飞跃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LERNER J, NANDA R. Venture capital's role in financing innovation: what we know and how much we still need to lear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 34(3):237-261.
- [2] PHILIPPON T.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from 1860 to 2007: theory and evidence[R]. NBER, 2008.
- [3] TOWNSEND R, UEDA K. Financial deepening, inequality, and growth: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R]. IMF Working Papers, 2003.
- [4] GREENWOOD J, SANCHEZ J M, WANG C. Financ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s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4): 1875-1891.

- [5] NIEUWERBURGH S V, BUELENS F, CUYVERS L.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elgium[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6, 43(1):13-38.
- [6] 田辉,陈道富.制约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因素与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9(3):45-54.
- [7]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2014,49(4):4-16.
- [8] 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68-84.
- [9] 赵雪,石宝峰,盖庆恩,等.以融合促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J].管理世界,2023(6):86-99.
- [10] 王悦,杨骁,张伟科.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70-77.
- [11] 周月书,尹梓鉴.农业保险是否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49-61.
- [12] 胡金焱.在乡村振兴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J].农村金融研究,2023(6):3-10.
- [13] 罗剑朝,魏立乾.农业强国目标下小农户融资困境与实现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23(10):49-57.
- [14]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
- [15]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
- [16] 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1-11.
- [17]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经济纵横,2023(12):29-37.
- [18] 张辉,唐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J].学习与探索,2024(1):82-91.
- [19] 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 [20] ACHARYA V V, EISERT T, EUFINGER C, et al. Whatever it takes: the real effects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9):3366-3411.

##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rinsic Logic,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HE Jing, CHEN Jing

**Abstrac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l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s a mean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plays a key role in enhancing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ree main pathways: suppor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e, facilitating the renewa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However,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system has a series of drawbacks, such as insufficient channels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eak promotion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adequate coordinated effect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an underdeveloped risk-sharing mechanism in risk managem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nd challenges,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r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to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first, broaden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econ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rural financial means to achiev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hir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rural financial products again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isks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ural fin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upgrade

(责任编辑:金会平)